

桂雨文叢
GUIYUWENCONG

Gu Yan Xiao Shuo

艺术生涯

顾艳小说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ZhongGuo WenLian ChuBanShe

艺术生涯

顾艳小说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ZhongGuo WenLian ChuBanSh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艺术生涯 / 顾艳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2.12

(桂雨文丛. 第3辑 / 高松年主编)

ISBN 7-5059-4180-1

I. 艺... II. 顾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7416 号

书 名	桂雨文丛(第三辑)(1-10)
主 编	高松年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刁小林
印 刷	浙江萧山日报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500 千字
印 张	107.5
插 页	20 页
版 次	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1000 套
书 号	ISBN 7-5059-4180-1/I·3257
定 价	188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江南忆,最忆是杭州

——“桂雨文丛”(第三辑)序

叶 辛

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”,做一个杭州人是何等的幸福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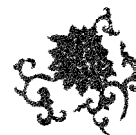
杭州的美名令人神往,可我在年轻的时候,只是多次路过杭州而未曾踏入杭城一步。那个时候,我在贵州山乡插队,每次来回上海的途中,都要经过杭州火车站,杭州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钱塘江大桥了。所以,当时有人问我:“到过杭州吗?”我会说:“到过。”而其实,我所知道的杭州只是一个火车站加一座钱塘江大桥,仅此而已!

可是,桂花如雨的杭州,成了我梦牵魂绕的一个地方,郁达夫的《迟桂花》,袭了我一身的暗香;苏东坡的“西子”淡妆浓抹,使人向往;林和靖的“梅妻鹤子”令人出尘;西泠桥堍的苏小小香魂,是否仍在西湖安家?南屏晚钟还在敲响否?雷峰塔倒塌之后,葱茏之中还能觅得往昔的残迹么?

我终于来到了杭州的西湖,并一见钟了情。城在山水之间,湖在城市之中,很少有地方可以比得上杭州这么美妙的了!

似乎是怀了春一般,自此之后,年年春天都来杭州小住一番。春天的西湖,让人陶醉,山水相映成趣,游人如在画图。我一直有个比较奢侈的想法,那就是在西湖边买座房子,当然这个想法过于不切实际了,但至少,我想象着,也就犹如买了房子住着了一样。

近几年来,浙江省经常举行大型的作家采风活动,有好几



总
序

Yi Shu Shen Ya



次邀我参加,使我认识了不少杭州的作家,有许多还成了好朋友,对他们的创作情况也有所了解。最近,杭州市文联盛情相邀,嘱我为杭州市文联编的“桂雨文丛”第三辑作个序文。

杭州是个历史文化名城,自古文士辈出,代不乏人。粗略浏览一下,就能发现,杭州的诗文非常可观,这些诗文有如珍珠,穿缀起来,形成独特的文化意蕴,浸润了一代又一代的杭州人。现在,杭州市文联为了配合市委市政府提出的“建经济强市,创文化名城”之口号,特地出资编辑了二辑“桂雨文丛”,马上又将推出该文丛的第三辑,这是一件大好事,既为老中青三代作家提供了出成果出人才的机会,又为创杭州文化名城添砖加瓦,真是“事在一时,功在千秋”呵!许多文联不一定能做到这一切,我为杭州的作家能有这么一个好机会而高兴!毕竟,现今的出版业普遍地不景气,许多作家著作等身,却出不了书,杭州市文联能为杭州作家提供这么一个天地,实在是一桩德业兼修的功绩。

杭州的作家,创作实力相当雄厚,老年作家的沉稳练达;中年作家的地域情节;青年作家的锐意进取,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!文丛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儿童文学、报告文学等门类,入选者均为杭州文坛的佼佼者。能够把杭州文坛以这样一种阵容表现出来呈奉于世人面前,实在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我希望杭州市文联能把这样的美举一直做下去,做下去。

一滴水容易蒸发,汇而成海,就能形成气候,汹涌澎湃出一种风格,一种气势,一种排山倒海般的力量。我相信不久的将来,杭州文坛定会出现更加喜人的景象。我期待着“杭军”能够雄起在中国的文坛!

以文字为酒,遥遥地举起我的祝福,祝愿杭州的文友们,一路顺风!

2002年6月3日晚于上海寓所

目录

CONTENTS



0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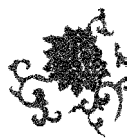
Yi Shu Sheng Ya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001 | 总序 |
| 001 | 醒之歌 |
| 031 | 死亡之歌 |
| 061 | 流浪者之歌 |
| 104 | 艺术生涯 |
| 134 | 随风漂泊 |
| 145 | 红墙酒吧 |
| 158 | 阿尔小屋 |
| 167 | 失眠之夜 |
| 180 | 天堂女孩 |
| 191 | 篱下 |
| 205 | 在私营企业重逢 |
| 214 | 轿车奔驰在路上 |
| 224 | 怀念阵亡士兵王一城 |



231	为了艺术
240	狮峰岭
248	到西藏去
260	阿尔泰的眼睛
280	驼铃声声
289	经历
299	灵魂
308	后 记

醒之歌



001

醒
之
歌

Yi Shu Sheng Ya

1 孤独就是力量

房间里静悄悄的时候,我思想的鸟就开始高傲地飞翔。它飞翔到一个永不匮乏的境界之中,在那里没有价值可以与之相匹敌。这是我多年来的生活习惯和思考方式。我已经真正懂得孤独的力量,其实就是来自于心灵的力量。自从我与母亲一样成了寡妇后,我们就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两个不同的区域。我们平时很少往来,也不太通电话。母亲在她自己的孤岛上总有忙不完的事。外界的一切新鲜事物,她只通过收看电视和阅读报刊来取得理解和沟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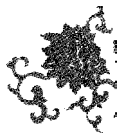
近些年母亲除了热衷于对爱滋病的研究之外,还喜欢上了服装设计。服装设计在我的印象中不仅要与时尚挂上钩,还要颇有新潮意识。母亲这个已经年近花甲的老妇人,能设计出什么独特新颖的款式来呢?我曾经劝过母亲不要去做这种不服老的事情,可母亲固执地抗拒着自己的年龄。她十分幽默地说她的心理年龄只有28岁,她对28岁这个年龄总是情有独钟。我已经无数次听到她骄傲地夸自己28岁那年,是一个美丽、高



贵、大方的女人。家里的箱笼装满了她的红旗袍花旗袍,那五颜六色的旗袍足可证明她是一个讲究服装艺术的人。现在母亲经过几年努力后,居然获得了一个服装设计金奖。这让我惊讶。我在强大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,母亲抗拒年龄的成果。这是一款《秋水伊人》的作品,它如音乐般长吟低回的旋律及层次分明的布局结构,正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一个现代女性所追求的精神面貌。

我已经失眠很久了,母亲获奖后的那天晚上我忽然地醒悟了些什么。原来一个人的潜力是无穷的,关键在于自我的开发和行动。我不知道我能开发些什么潜力来?我静静地躺在床上,让自己久久地沉浸在开发潜力的想象里。这时候一缕淡淡的阳光透过百叶窗,用它柔情的舌尖舔噬着我的身体和灵魂。我觉得自己仿佛已幻化为温柔阳光里的一片雪,慢慢地消融了。这是既定思绪痛苦下表现出来的高度美吗?我一生都在追求美。然而现实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总是不多。战争、疾病、欺凌和掠夺使世界陷入痛苦的呼喊中。我每天都能从报纸杂志上看到天灾、人祸。生命是多么的脆弱啊!但这并没有使我停止人生道路上的追寻。我在追寻什么?与生俱来的虚无感觉,只有不停顿地迈动双腿才能使自己保持头脑清醒。这个冬季我来到北国冰城哈尔滨,哈尔滨那皑皑白雪是久居热带雨林中的颜正信,至今没有见到又渴望见到的东西。

我到达哈尔滨的那天,纷飞的大雪正无声而疯狂地漫卷着。我的身上落着许多雪。雪稠得像一片白雾,我被罩在这清芬的白雾中。这会儿我下榻在一家座落在南岗区的饭店里,南岗区早在十多年前就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了。那时候我的处女作发表在《北方文学》上,那个生活在孤岛里的女诗人,一份电报就把我召唤到了她的身边。我们聚在一起的半个多月中,除了唱歌跳舞还特别喜欢朗诵艾略特的诗歌。我们朗诵得最



多的是这样一个段落：“她笑的时候我感到卷入了她的笑声并成了笑声的一部分，最后的她的牙齿成了仅仅偶然出现的星星，仿佛赋有班组训练才能一般地偶然出现的星星。我被一次次短暂的喘气吸进，在每一个短暂的恢复中吸下，终于消失在她咽喉的漆黑的洞穴中，在那看不到的肌肤的波纹中擦得遍体鳞伤。一个年迈的侍从，颤抖着手，匆忙地把一块红白格子的台布铺在生锈的绿色铁桌子上，说：‘如果先生和太太愿意在花园里用茶，如果先生和太太愿意在花园里用茶……’我得出结论，倘若她胸脯的起伏能够停下，这个下午的一些断片也许还可以收拾，于是我集中精力，仔细又巧妙地要达到这一目的。”我们都认为艾略特把歇斯底里的女人，写得透彻极了。那天与我们一起朗诵的还有麦子和娅若。但事过境迁我已经老早与他们没有了联系，更不知道他们何去何从？

窗外的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，这样的鹅毛大雪我已经很多年没有遇上了。我喜欢北方的雪，它白茫茫一片真干净。我有一种想打一场雪仗的兴致。可旅途中总是孤寂无靠的，举目无亲之感便有一种莫名的期待。于是我到饭店大厅边上的一个咖啡吧里，要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，坐在洁白透明的玻璃窗旁，我一边看雪景，一边沉思默想地让咖啡慢慢地融化在我的血液里。这样的情景对于我这种年龄这种气质的女人，是一种孤傲而独立的形象。我静静地聆听音乐，咖啡吧的音乐暗暗安抚在空中飘忽的魂灵上。

我喝完咖啡离开咖啡吧时，那个坐在我不远处一直注视着我的年轻男人尾随而出。他跟踪着我。我快步走向饭店商场，欲想在人流中避开他的跟踪时，忽然听他喊：“谢飞萤、谢飞萤。”他是谁？我转过头，在明亮的光线下认出他是麦子。

“真的是你。”麦子惊喜地说：“什么时候到哈尔滨的？”

“昨天。”

“准备在哈尔滨呆多久？”

“不一定。”

“我就在这家饭店工作。”麦子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：“有事来找我。”

我离开麦子在温暖如春的商场里闲逛，商场里没有什么特别令我喜欢的物品。我回到308客房就像回到一个人的岛屿，一个人的岛屿总会使我习惯性地坐到书桌前。尽管我坐到书桌前并不一定写作，但它会让我感到一个作家的责任。我一直认为作家的责任，是对世界深刻的洞见、内在的关注和大声的追问。只有这样作家的思想之旗，才能猎猎作响。这会儿我在洁白的信笺上胡乱写着什么，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颜正信的名字竟然布满了大半张信纸。应该说我的确在怀念他，他也肯定在怀念我。可我们因为某种原因很久没有通信和通电话了，我们都在做到自己的承诺。做到这样的承诺并不容易，它要考验你的意志力、克制力、忍耐力和爱情是否永恒的魅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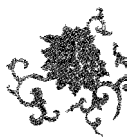
门铃响起来的时候，我把写满字的信笺揉成一团丢到了字纸篓里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打开门只见麦子站在门口说：“怎么不出去走走？”

我说：“没人与我同行。”

他说：“我陪你去。”

我说：“明天吧！”

我让麦子坐到沙发上，给他沏了茶。他点燃一支烟，烟雾一下弥漫了整个房间。也许是久别重逢，我们都生疏得找不到话题了。房间里阒寂无声，为了打破这沉闷的空气我忽然找到了一个孤独的话题。我说人总是孤独地来又孤独地去，孤独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事实。只是我们人类大多数人对孤独的恐惧不亚于死亡，孤独比死亡更需要力量。我话音刚落，麦子



就兴奋起来了。他迫不及待地说大家都在热热闹闹,其实质就是尽量逃避可怕的孤独。麦子的话使我想起颜正信逃避孤独的办法,就是他把双脚踏遍夏威夷火努鲁鲁的每一个角落。有一年我去那个没有冬天的岛屿看他,他目光闪亮、额头闪亮、声音闪亮地聚集了多年无处倾诉的语言,化为闪亮的火焰撒在我的面前。我相信任何一种苦难都有出路都有机遇。我的感觉闪出一种剑,颜正信正一点点接近他冥求的道路。但他不知道。他有时宁静、有时焦躁、有时尽对我说些废话。他说废话的时候,晃动肩膀,在偌大的室内不知道如何踱步——像一头野兽!

“你知道娅若吗?”麦子说:“她已经离婚十年了。”

娅若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女孩子,那时候她长发披肩,喜欢瞪着那双茶褐色玻璃一般乌亮妩媚的眸子,嘲笑我说:“活得怎么样?”我总是笑而不答。其实当时我刚刚从一场疾病中活过来,觉得生活正在重新开始,但可怕的寂寞与孤独,一时间竟让我犹如经历着另一种死亡。我一身黑色、脸色苍白、眼眶凹陷,每天都要对自己说:“挺住意味着一切”,“孤独就是力量啊……”

2 岛屿与岛屿之间

自从我还是少女的时候,我就觉得一个人是一座岛屿。岛屿与岛屿之间连结成一个世界,因此世界是一座大岛屿。它的复杂、它的险恶、它的如蜘蛛网一般的人际关系,让岛屿沉重地压在大地上使地球喘不过气来。我曾担忧地球在不堪重负时,会不会对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?我们这个世界森林在消失,垃圾在增加,土地在变为沙漠,而人的岛屿越来越多。我从窗前望出去,楼下洁白的雪地上走着黑压压一群人。我不知道



娅是否是否在人群中？我的目光一点点在人群中移动，我的思绪却飞到了太阳岛。太阳岛是著名的避暑胜地，那年我与女诗人在岛上的情景历历在目。记得一个夏日的早晨，我们穿着漂亮的连衣裙穿梭在茂密丛林中时，我们不知不觉聊到了女性话题。女诗人说女性最好不要女扮男装，女扮男装在古代封建社会里是迫不得已的事，而在当代社会女性该有勇气以女性的面貌出现在社会的各种场合。我明白女诗人所说的女扮男装，实际上是指那些模仿男人举止行为的女性。那些女性为了很快被这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认同，便反串男性化角色粉墨登场，我也认为是不可取的。至少这样的女性对自己的性别颇有自卑感，女性的心灵也不够强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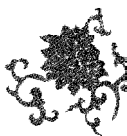
“咚咚，咚咚。”我听见敲门声，思绪立即从太阳岛收了回来。我打开门，麦子一下走进屋说：“我陪你出去走走吧？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太阳岛。”

我从没有在雪天去过太阳岛，雪天里的太阳岛一直令我神往。现在我们沿着街道走向太阳岛，雪花一片一片落在我们身上，那呼呼的冷风让我感到一阵寒冷。寒冷使我想起童年，想起那个在盛夏的太阳下也会感到寒冷的我的童年。然而我的童年不知道这就是心灵的寒冷。我们默默地前行，经过一条水沟或者一片昔日的废墟。我嗅到了历史的血腥，双腿倏然颠簸了起来。我的遐想像庄严的史诗一样悲壮，那热切的、经常在夜里倾斜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。我忽然想起许多年前杭州下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雪，那时候陪伴我走在西湖冰面上的那个男子告诉我：“人生的道路如履薄冰，稍一不慎就要掉到水里去。”当时我还不懂得这句话的深刻含义，如今如履薄冰的坎坷经历使我对人生有太多的感慨。

我们到达太阳岛的时候，刚好是上午10时正。那些在雪地



里嬉戏的游客，仿佛在消融生命中的沉重与孤独。他们的沉重与孤独就是人类的通病。许多时候人总是活在沉重与孤独里，而且越到老年越会感到一种宿命。从前我总是不太相信宿命论，现在我还没有人到中年就隐隐约约看到了死亡的归宿。我极力想使自己活得轻松自如，也极力想在雪地的嬉戏中甩掉沉重与孤独。但真正要消融沉重与孤独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这要看你的精神层面处在哪一个层次上？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无论怎么样的嬉戏都已使我无法从沉重与孤独中走出来。这是不是一种生命的悲哀？

这会儿麦子还沉浸在自己的岛屿里，我无法想象他游思了些什么或者思考了些什么？但我知道他明显地比从前沉默寡言了。这世界也许沉默是金。我们就在沉默中欣赏太阳岛的雪。然而这时候一个疯女人，披头散发地朝我们这个方向奔来，她一边奔跑一边发出凄厉的尖叫。她是谁？她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正在想这个问题时，麦子说我们绕开那疯女人吧！麦子先顾自己绕了开去，我紧随其后差点与疯女人撞个满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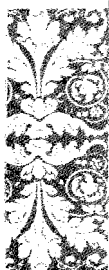
“她是女诗人？”我看到疯女人蓬乱的头发下，那张肮脏而熟悉的脸说。

“怎么可能呢？”麦子说。

“很像。”我朝疯女人又仔细看了看说：“一定是她。”

“别这样胡乱猜测。”麦子说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我沉默不语。但我想难道麦子与女诗人有什么关系？难道导致女诗人成为疯女人的是麦子？麦子一直没有与我谈起女诗人的情况，他为什么不谈？这都令我心生怀疑。我望着麦子，忽然觉得麦子是那么陌生而遥远。我知道人与人之间最可怕的是心的遥远，心的遥远就像一道屏障使人们无法逾越。在这种情况下我通常喜欢独处，我对麦子说我想独处一会儿。麦子说好吧，我正想去溜冰场溜一场冰。麦子的背影在雪地里渐



渐远去后,我发现我正置身在水阁云天的景点里。

“谢飞萤、谢飞萤……”我听见有人喊我,那喊声随着风儿飘荡到我耳畔。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,我恍惚觉得它出自那个疯女人的口。我要找到疯女人,找到疯女人就意味着找到了女诗人。于是我在水阁云天里来来回回地寻找女诗人,我仿佛在寻找女诗人那颗孤独无依的心。我知道女诗人作为“老三届知青”,从美丽的西子湖畔来到黑龙江已经很多年了。她曾经为我没有做她的弟媳妇而遗憾。可婚姻这种事情比爱情复杂得多,有缘无份是命运的安排。不过我还是很怀念她弟弟小三子。小三子在我16岁花季时期给我的朦胧初恋,使我至今难忘。那时候我们是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的高中同学,我们朦朦胧胧的初恋生长在学校图书室。我第一次接到他夹在书中写给我的情信时,满脸通红,心脏咚咚地跳着浑身都颤抖了起来。初恋的感觉真好。它使我灿烂的少女时期,内心生长着一份爱意。那爱意虽然还没有涉及到性,是一种纯洁的异性相吸。但在我们少男少女的潜意识里,并非没有对性的憧憬与想象。我们想象自己将来怎样做丈夫和妻子?我们想象自己将来怎样做父亲和母亲?我们就在这样的想象当中,进入了青年时期。无数年后我与小三子已各奔东西。我们朦胧中的初恋,以及初恋带给我们的憧憬,却永远藏在了心底。

前些年我偶然在我们那条聚满小贩和各种店铺的小巷子里,遇到了小三子。小三子告诉我他一直没有结婚。他说他谈过的女朋友都没有我可爱。这使我高兴也使我不安。我知道我宁愿活在孤岛里,也不会嫁给他。然而去年我遇见另外一个高中同学说,小三子患了肝癌后不到三个月就去世了。他去世的时候还呼唤着我的名字。我感到震惊。原来一个人无论爱过几次,内心真正爱的人只有一个。一个就是全部,全部都爱便一个也没有了。我这样思索时,麦子从溜冰场出来大声喊着

我。他喊我去他的岛屿,去那个溜冰场上。

3 在圆面上奔跑

我从小就喜欢看冰上芭蕾舞,那高难度技巧和优美的舞姿给人一种美的享受。我曾好几次梦见自己在冰上舞蹈。我的激情我的压抑极了的内心情感,全部在我沉迷于旋转、腾跳之中喷射出放纵的岩浆。舞蹈使人欢乐,也使我生命喧哗、灵魂出窍、物我皆忘。这会儿我穿上了溜冰鞋,我那黑色健美裤和黑色套头宽松羊毛衫,使我马上有了舞蹈的感觉。我开始一圈一圈地奔跑起来,麦子的高超技术在众多溜冰者中遥遥领先。他总是转过头来冲我喊:“加油、加油。”

“加油”的口号声,是我成长道路上常对自己说的话。此刻由麦子冲我喊出,我感到一种关怀和温暖。很久以来我都不知道被人关怀是什么滋味?屈辱的坎坷经历,使我大部分时间看到人性中的恶。那些行恶的人,却看不到自己的卑劣行为让我悲哀。人是有德行的。人的一生就像一个圆面。我们从起点一直奔跑至终点,这期间贯穿我们生命始末的该是什么?也许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回答,但我相信德行是人生中最至关重要的东西。

现在我在溜冰场上跑了几圈后,浑身热血沸腾。但我没有马上停顿下来,我以柔软的腰功、腿功,展现生命内在的精神和马拉松式的耐力。然而这时候我仿佛又听到一个女人喊我的声音,我停下来双目四处寻找那个呼唤我的女人。那女人在何方?

“你在寻找什么?”麦子溜到我身边问。

“寻找女诗人。”我说。

我在回答麦子的问话时,目光一直注视着前方。我恍恍惚





惚看到了女诗人，她好像对着溜冰场的一隅嚷嚷着什么？我脱掉溜冰鞋向她飞奔而去，但在临近她五六米的地方我屏住气息停了下来。那是一个我熟悉的女人声音，她正朗诵着艾略特的诗歌：

我们是空心人
我们是稻草人
互相依靠
脑子塞满了稻草。唉！
当我们在一起耳语时
我们干涩的声音
毫无起伏，毫无意义

我远远地望着这个披头散发的疯女人，我的眼泪淌了下来。我不知道已经疯了的女诗人，还认不认识我？我走到她跟前，渴望她能认出我。可她直冲着我尖声怪叫，我不得不连退数步。我一边退一边说：“我是谢飞萤，我是谢飞萤啊！”

“我不认识谢飞萤。”女诗人前进一步说：“我认识麦子。麦子被我杀掉了。哈哈，哈哈……”

女诗人说完扬长而去。

我望着女诗人的背影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。毫无疑问，女诗人与麦子曾经一定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女诗人脆弱的心灵，不堪一击。这是不是女人的悲哀？女人是大地的母亲，作为同类我只想大声疾呼：“保护女人”。然而圣人之用心却在于“嘉孺子而哀妇人”。几千年来，女人生命的搏斗实际上大大超过了男人。

这会儿我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，回到溜冰场上。我想与麦子谈谈女诗人，然而麦子不见了。他是不是早已逃之夭夭？男